

# 书香氤氲的生活

置于床头,摆放那些买来的书: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梅里美小说选》……它们日夜陪伴着我,让我的精神变得充盈,让青春期的梦想变得五彩斑斓。那种拥有、珍惜、满足的心情,一辈子都忘不掉。

大学时,我第一次走进学校图书馆,第一次面对“书海”,东翻西看看,像一只掉进米仓,突然面对白花花的米,饥鼠,一时竟有些茫然失措。书变得多而易得,反而显得不那么珍贵了。大学四年里,我偶尔去学校图书馆看或上自习,但因为懒散和贪恋下棋,看过的经典书籍并不多。现在回想起来,印象比较深的主要有《古船》《雪国》《老人与海》和《泰戈尔诗选》等寥寥几本。

参加工作后的第五年,我搬到金沟寨的新居。烟台图书馆虽近在咫尺,但我很少去。主要因为那时年轻,工作繁忙,加之孩子小、家务杂事多,几乎无暇借书看书。之后的二十多年里,整天与电脑和手机为伴,接受的全是碎片化的网络信息,几乎没有读过像样的好书。

新事物并非尽善尽美,更不能彻底覆盖好传统。有时候,那些我们本来认为过时的东西,过一段时间再看时,反而成了最好的。阅读就是这样。网络时代的电子阅读是一把双刃剑,它提供了信息获取和携带的便利,但也设下了碎片化、浅薄和偏狭的陷阱。

时光蹉跎,转眼就到了中年。2022年夏天,我调到市文联工作,又回到了当年生活过的地方,再次与烟台图书馆比邻而居。或许是想弥补当年的缺憾,我隔三岔五就去图书馆借书。为了了解信息,我还关注了“书香烟台”公众号。

时隔多年,如今的烟台图书馆越来越现代化和智能化。自助借书机让借书变得特别便捷,手机上的检索系统几秒钟即可定位想要的书。图书馆举办的阅读推广活动也很多,每年多达一千余场,内容涵盖主题展览、文献征集、新书发布、文化寻根、公益讲座等方面,聚集了很旺的人气。

图书馆是借书读书的地方,也是放松心情的好地方。有时,我会特意在书里多待一会儿,漫无目的地在书架间逡巡,目光滑过一排排书脊,像在丰盛的自助餐台上挑选中意的美食,心情愉悦而自在。

阅读回馈我的,是不被侵扰的精神领地。我看过最多的是文学类书籍,如《活着》《城堡》《里尔克诗选》《百年孤独》

《喧哗与骚动》等。每一本书里都有一束光,从浩瀚时空穿越而来,在漫漫长夜,点亮漫天星辰,照亮心灵世界。

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回归图书馆,回归纸质阅读。相比之下,这是一种更惬意的体验——日光入室,书香氤氲,手指翻动书页,每一行文字都充满质感。你沉浸其中,如一座孤岛,时间的河水环绕着你,静静流淌。这种体验是电子阅读带不来的。国外权威机构的研究证明,纸质阅读在增强记忆、深度理解、专注精力、收藏查阅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;同时由于纸质书对光线反射更自然,长时间阅读对视力的伤害远低于电子屏,低30%。

不管什么时候,这个社会都有喜爱读书的人。在金沟寨,我经常看到正专注于阅读或者怀抱书籍等车的年轻人。他们大都是学生,利用周末或寒暑假到图书馆自习和阅读。我特别羡慕他们。多么幸福啊,在最好的年华,拥有这么好的读书条件和环境,再也不用像我当年那样,靠省吃俭用买书和看书。我看到,他们正被书改变着,从内在到外表。“读书使人心明眼亮”(伏尔泰),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(苏轼),他们读过的每一本好书,都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他们的气质,丰富着他们的涵养,提升着他们的品质。阅读,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我相信若干年后,他们之中肯定会走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,甚至是影响时代的栋梁之才……

不知不觉间,阅读也影响了我的生活。在断断续续的阅读中,我发觉内心有久违的冲动复苏。我再次拿起笔,重启了中断已久的写作。写作的过程犹如跨越山川的旅程,烟台图书馆是最重要的补给站,让我源源不断地获得灵感和信心。两年多来,我利用业余时间写下3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,陆续在报刊发表并结集出版。2025年9月,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,圆了少年时代的“作家梦”。

我与烟台图书馆的故事,普通而又平凡,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。正是无数个这样的故事,汇成了整个城市的记忆和梦想。今年是烟台图书馆建馆70周年,作一首诗,为此文结尾:

烟台七十载,古址续新脉。  
盛世兴公益,启智助百代。  
书香同花香,学海傍沧海。  
春风化雨地,天堂金沟寨。

## 潮汐与心灵交融的蓝色交响乐章

在那浩瀚的海域上,潮汐如一只无声的手,轻抚着人们的心弦,将记忆揉碎成细碎的贝壳,散落在时间的沙滩上。王月鹏先生的《黄渤海记》,正是一首用非虚构的笔触,谱写的蓝色交响乐章。它不仅是对一片海域的描绘,更是一场深刻的心灵交融,一次关于人与海、自然与文化、记忆与未来的凝视。

### 海的地质性:沉潜在时间的深渊

王月鹏以“地质性书写”穿透了海的表象,将黄渤海变成一座活生生的地质史书。海,既是自然的奇迹,也是时间的见证者。它的每一层沉积都承载着过去的秘密,每一次潮汐的起伏都在诉说着亿万年的变迁。

我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礁岩般的坚硬与深邃:海底的岩层如同岁月的年轮,刻画着地球的呼吸。王月鹏不满足于表面的描写,他融入情感与思考,将海的“地质”属性升华为对时间、变迁与永恒的沉思。海平面升高的理想,仿佛是一场对未来的预言,也是一种对现实的抗争——让海水抬高,意味着我们要超越眼前的困境,去思考气候、生态、伦理的深层问题。

这场“海的抬升”,是对人类短视的反击,是一种用文学触碰未来的勇气。海的移动,象征着我们对于历史的回望与对未来的期待。仿佛在潮汐中,心灵也在不断地被洗涤、重塑。

### 潮汐的律动:心灵的交响

潮汐,是海洋最富韵律的舞者,也是心灵最深的回响。王月鹏用“潮汐”这一意象,串联起人与海的关系,构建出一部心灵的交响曲。

潮起潮落,像是生命的节拍。它不单是自然的循环,更是情感的律动。每一次潮水的升起,都是一次心灵的升华;每一次潮水的退去,都是一次内心的沉淀。王月鹏在《黄渤海记》中写到,潮汐不仅在海面上起伏,也在人的心潮中荡漾。那“心潮”与“海潮”交融,彼此呼应,形成一种深沉而激昂的蓝色交响。

他借助“潮汐”意象,表达了对变迁的接受与对永恒的追寻。海的起伏,象征着生命的喜悦与悲哀,展现出坚韧与柔韧。在这蓝色的交响中,心灵与海水共振,彼此交融,形成一片潮汐般的心海。

### 人与海:共生的礁岩之歌

王月鹏的作品,最令人震撼的,是他对“人海”的深刻关注。他不仅将海视为自然景观,还赋予其生命与灵魂,将人类的命运与海的变迁紧密相连。

在《黄渤海记》中,渔民、村庄、城市的变迁犹如潮汐的浪花,起伏不断。渔民的口述、民间传说,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。那“怕与爱”的民俗信仰,既是对自然的敬畏,也是人类在海洋中生存的精神密码。

他强调,写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,始终是“人”。海的变迁,是人类的变迁;海的未来,是我们共同的未来。只有在敬畏中,才能找到与海共舞的节奏,才能在潮汐中找到心灵的归宿。

### 非虚构的诗意:用粗糙之美触摸真实

王月鹏的散文,突破了传统的写作范式,融合了口述史的实验性与诗性的语言。他用“粗糙的真实”,还原了海的复杂性或多面性。

在《渔民说》中,他采用多声部叙事,让不同渔民的故事并行,展现历史的碎片化。这种“粗糙”的表达,仿佛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,真实而有力量。方言、俚语,成为文本的肌理,强化了文本的张力。

他的意象系统——“锚”“灯”“鱼”——如同海的符号密码。“锚”象征抵抗的局限性,“灯”代表精神指引,“鱼”寓意生命轮回。这些意象交织成一幅深沉的蓝色画卷,展现出海的哲思与人性的光辉。

### 地域书写的范式突破:从“海”到“心海”

王月鹏在当代散文中的贡献,正在于他以“非虚构”的深度,突破了地域书写的局限。他将田野调查、口述史融入散文,用智性与诗意相结合,构建起一种“地质性”的文学表达。

他关注海洋生态的现代困境,将“含盐量”作为语言的特质,既保留海的原始质感,又引发对未来的反思。作品如同海浪,既有冲击,也有抚慰,既有破碎,也有重建。

### 心灵的潮汐:从“海之子”到“人海”

王月鹏的创作轨迹,正如潮汐般不断前行。从“海之子”的自然崇拜,到“人海”的生态哲思,他用文学的力量,将个人的情感升华为时代的呼唤。

他相信,唯有将大海的变迁,融入个人的体验,才能照见时代的灵魂。散文不再是单纯的文字,而是一场“潮汐般”的心灵运动,是对未来的深刻呼唤。

### 感悟:用蓝色的笔触,绘出心灵的交响

在这片蓝色的海域上,潮汐与心灵交融,形成一曲深沉而激昂的交响。王月鹏的《黄渤海记》,如一座磐石,屹立在时间的深渊中,用坚韧的笔触,刻画出人与海的共生之歌。我相信,正如海水的流动,文学的力量也是不断前行的潮汐。让我们在这蓝色的交响中,聆听心灵的回响,感受潮汐的律动,与海一同呼吸,迎接那未知而壮阔的未来。

### 征稿启事

本报征集优秀散文、书评。要求角度新颖、笔触独特、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。投稿邮箱:ytrzbk@126.com

### 心香一瓣

烟台图书馆馆长宋书,似乎注定与图书馆事业有不解之缘。因为她不但名字里带“书”字,大学读的也是图书馆学专业。这样的馆长,我估计在全国也不多见。我和书兰馆长是研究生同学,我现在的工作单位,离烟台图书馆仅有一箭之遥,借书和看书很方便。不久前,我去图书馆还书,顺便看望老同学,闲聊时,她提起正在进行的“我与烟台图书馆的故事”征文,当即向我约稿。她笑着说:“你是作家,肯定有东西写……”

说起来,我和烟台图书馆还真的有些渊源。2000年,我告别单身宿舍,搬到位于金沟寨的新居。彼时,城市化浪潮初起,金沟寨旧村落尚在,周边正陆续建起稀稀落落的新楼,落成不久的烟台图书馆即是其中之一,与我的新家只隔几块菜地。大文豪博尔赫斯晚年失明后,担任了阿根廷国家图书馆的馆长,他说:“上帝给了我浩瀚的书海和一双看不见的眼睛,即便如此,我依然暗暗设想,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按照这个说法,我当年与烟台图书馆比邻而居,无疑是住在了“天堂”的边上。

有人说,金沟寨是烟台老城“文脉”所在,一百多年前,这里曾经有一座文昌阁,由此西去二三里,还有一座魁星楼。文昌阁和魁星楼,是古人祭祀文昌帝君和魁星、祈求文运昌盛的场所,自然关乎一地“文脉”。不仅如此,这里还是烟台海军学堂旧址(位于今润利大厦和冰心学校一带),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任首任校长,冰心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。据考证,现在烟台图书馆所在的位置,正是昔日文昌阁原址。当年图书馆选址于此,不知是冥冥之中的机缘巧合,还是规划布局时有意为之。

很多人文学最初结缘,是从爱书和买书开始的。上世纪80年代末,我上中学的时候,突然喜欢上了写作。彼时文化供给匮乏,基本看不到课本以外的书。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把父母每周给的生活费偷偷省下来,用于买课外书。我至今仍记得当年每次走进县城十字路口的新华书店时的情景:隔着玻璃柜台,眼睛搜寻书架上心仪的书,让营业员取去,反过来买不买、买这本还是那本。那些心仪的书,就像偷偷暗恋的女生,一旦遇到便日夜思慕,渴望有朝一日能够拥有。生活费本就有限,买书又花去近半,结果身体日渐消瘦,书却越攒越多。我让家人专门制作了一个小书架,



作者:潘英琪

### 坐看云起

## 腰的“中年危机”

第一次扭腰,是在去年深秋。我执意要把书房那摞积了灰的旧书搬下楼,想着给女儿腾出个画画角落。那摞书不重,也就十几斤,可弯腰的瞬间,腰椎像被谁猛地抽了一鞭子,疼得我眼前发黑。此后一个多月,我成了膏药的“代言人”,早起贴一张,睡前换一张,连翻身都得靠妻子帮忙,先吸口气收腹,再侧身挪动,活像个上了发条的木偶。那时我还嘴硬,笑着对前来探望的亲友说:“小问题,扛扛就过去了。”可这腰,偏不给面子,刚痊愈不久,又在蹲下捡钥匙时猛地一扭,疼得我当场“定格”。原来它也懂“二次伤害”,专挑中年人的“软肋”下手。

中年人的腰,像极了用了半辈子的旧弹簧,稍一用力就“抗议”。蹲下系鞋带,得扶着墙,像在行某种郑重的礼;搬重物,得先“热身”,屈膝、挺背、深呼吸,仿佛要参加举重比赛;就连打个喷嚏,都得下意识护腰,生怕它又“闹脾气”。朋友聚会,聊起护腰妙招,竟成了“中年养生大会”:老张戴着护腰带,说是在工地干活时养成的习惯;老李每天早晚练“小燕飞”,趴在地上像只笨拙的企鹅;还有人把家里的软椅换成了硬板凳,说是要“重塑腰椎曲度”。这腰,竟成了中年人的“社交货币”,谁的腰更“金贵”,谁就更有话题。

去医院复查,医生拿着CT片,指着腰椎间盘说:“你看,这里已经膨出来了,像被挤扁的果冻。”他的话像一记“温柔的耳光”,让我瞬间愣住,“腰椎间盘突出不是老年病,中年

人不注意,一样遭罪。核心肌群力量不足,腰椎就像没了‘护甲’的士兵,随便一个动作都可能受伤。”我摸着腰间泛凉的膏药,突然想起父亲年轻时也总喊腰疼,那时我不懂,还笑他“矫情”。如今自己站在这诊室里,才明白有些痛,是岁月给中年人的“见面礼”。

回家后,我翻出尘封的瑜伽垫,跟着视频练核心肌群。妻子在旁边“监督”,见我练得龇牙咧嘴,忍不住笑:“慢点,别又扭了,咱家可没膏药了。”女儿则把我的旧枕头换成了记忆棉的,还画了张“护腰小贴士”贴在冰箱上,歪歪扭扭地写着:“爸爸,腰好了才能陪我跑步呀。”原来,这腰不仅连着我的痛,还连着家人的牵挂。妻子担心我干不了重活,女儿盼着我陪她跑步看风景,父母念叨着“别累着”。这腰,早就不是我一个人的了。

如今,我学会了“惜腰”:搬东西先蹲后起,不逞强,像医生教的那样“用腿发力,腰只是‘旁观者’”;久坐一小时就起身活动,倒杯水、伸个懒腰,像给机器“加油”;我还买了个记亿棉靠垫,午休时靠一靠,竟也能睡个踏实觉。

中年人的腰,扛着生活的重量,也得护着自己的“老本”。它让我明白,人到中年,得学会“示弱”,该歇就歇,该护就护。毕竟,这腰,还得陪我们看孩子的成长,陪父母的晚年,陪自己的“下半场”。就像此刻,我扶着腰慢慢起身,看着窗外的阳光,突然觉得,这疼痛的腰,也藏着生活的重量与温度。

曹立杰

## 母亲的年宵花

我想要说的年宵花,不是祥和花市的那一盆盆灵动妖媚的蝴蝶兰和仙气飘飘的仙客来,也不是黄务大集花摊上那一片紫嫣嫣的长寿花和火红的鸿运当头,更不是三站市场的银柳真花枝和福桶发财红果。我说的年宵花,开在记忆的深处。

那时的冬天,天寒地冻,乡间农舍除了灶间与火炕有点热乎气,其他地方都是伸不出手来的冷。那样的寒冬腊月,又能到哪里去寻年宵花?

有的,只要有情趣,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,有盼望新年的热情,就能寻到漂亮的年宵花来庆祝新年,增添节日气氛。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不但心灵手巧且特有生活情趣的人,她能把贫困的日子过得好像放了糖般甜丝丝的。就比如说这年宵花吧,每年临近春节,母亲就会用高粱茎秆与红颜料做一些红艳艳的干花,插在罐头瓶或酒瓶里,把陈旧的农舍衬映得熠熠生辉,也把过年的气氛渲染得喜庆浓烈。

年宵花的茎秆是高粱最顶端无骨节的那一截,它的主要用途是制作篾帘。把茎秆外皮一络络剥去,只剩里面白白的软芯,然后用小瓣面杖把茎秆擀扁,再用剪刀剪成窄窄的小块。取一根茎秆软芯,用剪尖在上面捅出若干个洞。小洞是有规则的,三个或四个小洞围一圈,粗的茎秆可以捅五个小洞,然后把小窄条一个个捅进去。旁边的小碗里,红颜料已经调好。这红颜料特鲜艳,过年做“莲子”(胶东花饽饽的一种)时,母亲就用它给每个“莲子”印上一朵小红花。接下来便是见证奇迹的时刻,把茎秆往颜料里一蘸,只需几秒钟,擀扁的软芯瞬间膨胀成一个个小花瓣,几个花瓣组成一朵小红花,好像刚刚绽开的梅,漂亮极了。把它们插在荆棘的刺上,就是一树灿烂的“梅花”。过去的寡淡岁月,冬日别说花了,连个绿叶也很罕见,而母亲却能做出这么漂亮的年宵花来庆祝新年,仪式感满满。

母亲还会做蜡花。蜡花,就是用蜡烛油做的花。有一年腊月,邻居家的亲戚从东北回老家省亲,把在东北学的做蜡花的手艺带到了家乡。他在邻居家的院子里做了一树枝的蜡花,粉嫩嫩、红盈盈,好像真花一样,引得全村的人前来围观。做蜡花的时候,我母亲也在场。心灵手巧的母亲把每一道流程都默记在心,用她自己的话说:一看就会。第二年腊月过了小年,母亲就着手准备做蜡花。她把早已准备好的一根小树似的树杈拿出来,插在院子里的石磨眼里固定好,然后把几根红蜡放进铝盆里,下面点火熬蜡油。蜡油融化成亮亮的红油时,就可以做蜡花了。其实说“捏”更为确切,把拇指、食指、中指并拢,先蘸一下肥皂水,再蘸一下蜡油,然后迅速在树枝上捏一下,一朵粉红色的小花就“盛开”在树枝上了,手指也干干净净地脱模了。整个动作迅速、流畅,一气呵成。梅花以三个花瓣的居多,也有两个花瓣和四个花瓣的。花朵有大有小,蜡油蘸得少,花朵就小,蜡油蘸得多,花朵就大一些。一般是越到树梢,花朵就越小。最为奇妙的是,母亲别出心裁,在蜡花凉了之后,又在上面捏上一朵,成为双层的花朵,非常逼真。有时候做着做着,蜡油凉了,需要再加热一下。有一年腊月二十八赶上上下大雪,这一树粉盈盈的梅花傲立雪中,美得不可方物。真是“一树梅花一树诗,顶风冒雪傲寒枝”!

时光流逝,遥远而过。我对新年的记忆,不是穿新衣、吃好饭,而是母亲做的年宵花。它灿烂地开在岁月深处,给了我们一个又一个的“花序新年”。如今生活富足,赏花,更是过年又不可缺的一道精神大餐。每年临近春节,我都会买几盆蝴蝶兰、红掌或仙客来,烘托节日气氛。过年的仪式感,从美丽的年宵花开始。

光阴故事

曹从娟